

母亲

一转眼,母亲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,回想起她的一生,思绪万千,她的一生确实不容易,也很不简单。

走兵

轰!轰!轰!炸弹声连绵不断,“日本鬼子来了,快跑呀!”乡亲们边喊边跑,母亲搂着正在月子里的我,爸爸一手提着几块破尿布,一手牵着我两岁的姐姐与乡亲们一起往树林里跑,不懂事的我饿得哇哇哭,因怕被日本鬼子发现,母亲只好把乳头堵住我的哭声……

日本鬼子放火了,伞铺垅街上已成一片火海,那是一九四四年四月间。日本鬼子强奸掳掠,杀人放火,无恶不作。日本鬼子走了,乡亲们才慢慢下山,我们一家四口也回到了租住的两间破茅屋里,一家人饿得慌,没有饭吃,只好煮点野菜充饥。由于家里穷,这年我姐姐也因为无钱医治,不幸夭折。

补书包

一九四九年,家乡解放了,穷人总算有了盼头,我家也和

普天下的穷人一样,分得了田地,生活开始有了好转。

一九五一年,我背着母亲用旧布缝的小书包进了学校。那时候,写字用的是石笔石板、毛笔墨盘,加上饭盒等,虽然书本不多,但书包还是很重,旧布书包没多久就破了洞,由于无钱买新的,我母亲晚上在煤油灯下给我补书包,破了又补,缝了又缝,补丁加补丁,根本看不到一点书包的原来面貌,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书包用了六年。

定鱼

父亲患有严重的肺气肿,常年要服药,且不能劳作。因此,只能靠母亲支撑起这个家,喂猪、种菜、砍柴、做饭,样样都要她亲力亲为。为了给父亲买点药钱,只要天气允许,她几乎每晚都去塘里“定鱼”,这口塘无鱼,就跑另一口,定到深夜回家后,立即将鱼烘干,然后走路至伞铺垅或十里开外的雷打石镇街上去卖。所以,她晚上有时睡两三个小时,有时根本没有上床,因为第二天八点又要出集体工。

挑石头

随着我们三兄妹年龄越来越大,每年的学费和生活开支越来越多,无奈,她要千方百计挣钱。一次她打听到雷打石石灰窑要人挑石头,她便和苏姓女子一起去干这个重活。我清楚地记得,从石灰窑井里挑出石头上来,每担约一百二三十斤,从井里到上面大约有三十米来,坡很陡,走路都让人吃力,每挑一担上来可挣一角钱,一天可挣到五元多钱。每逢星期天,我和苏家的大崽一起给她们送米和菜,每次看到她们那疲惫不堪的样子,我俩心里特别痛。

建房子

新中国成立前,我家很穷,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,只能靠租别人的屋,最后租住一个姓吴的屋一事至今不能忘怀。

我家是贫农,本来土改时可分到田土山屋。因为吴家主动提出,租给我家的两间茅屋他们不要了,租金也不收了,那时,我父亲在村上工作,就主动

告诉土改工作队的同志,我家不要分屋了,因此,我家土改时只分到田土山。后来两家闹矛盾,吴家拿出土地证,说我家住的两间屋是她家的,要我们搬家。无奈,我父母只好想办法自己建房,由于家里没有余钱剩米,只好到处借钱。东拼西凑,好不容易盖起了两间茅屋,因买不起木材,只好用竹子做屋椽,没过几年,竹子起了粉虫,竹屋椽被吃得咔嚓咔嚓响,随时都有塌陷的危险。无奈,只好又凑钱买树,重盖屋面。茅屋变瓦房,土砖变红砖,两间变四间,其中还因山崩挤垮过两间,前前后后,母亲经过六次才建成八间瓦房,这期间的波折、辛酸、劳累,我至今还历历在目。

好不容易,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三人抚育成人,并都参加了工作,成了家。全家人生活一天天好起来,不愁吃不愁穿,四代人都对她老人家很尊敬、很孝顺。所以,一年到头,看不到她的愁容,只见她的笑貌,先苦后甜,她的晚年很幸福,直到八十八岁才含笑九泉。(作者:谭国斌 75岁 涪口区)

拍下母亲的笑容

1997年的初夏,81岁的母亲身体日渐衰弱,多年的老干咳日益频繁,身体远不如先前硬朗了。我要带她去医院看病,她总不肯去,说:“几十年的老毛病了,还能怎样?吃得、睡得、有得病。”但我心里总不踏实,生怕母亲的时日不多,萌生了为母亲拍几张照片留念的想法。以前,我也曾试图为母亲拍照,都被她以“老了,不上相,不要照”为理由拒绝。那年夏天,我对母亲说:我为单位许许多多的人拍了“出入证”的照片,都说照得好,跟你也照一张好不好?母亲竟同意了。

7月里的一天上午,我带着照相机从城东骑自行车来到城北母亲的住处。老人家耳朵很背,弟弟又不在家,喊了几声不见开门,我就用自备的钥匙打开了门。进得屋来,只见母亲正在她的房间衣柜面前整理什物,嘴里不时发出轻微的声音:“哎哟,哎……哟”的呻吟声,间或夹杂几声干咳,却全然不知道她的儿子就站在身后。母亲是个坚强的人,身体不适历来就是扛着。病得厉害了也是“人前”不哼“人后”哼,就是不愿儿女们担忧她,更不肯去医院,怕用钱。这也是我们

对母亲唯一不喜欢的地方。

多少年来,母亲操持全家,既要每天在工厂上班,又要照顾众多子女。在我记忆中,母亲一直都是瘦削的。可是,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:“我冒年纪的时候是很胖的呢!又白净。”有时还伸出布满老茧的手,翻转来拍着青筋凸现的手背告诉我:“那时,手上净是肉……”

我默默地注视着母亲瘦削的背影良久。这时,可能母亲以为家中只有她一个人在家,呻吟声又渐渐大了几分,我的心不禁咯噔一下,隐隐作痛。我不知道母亲等下见到我时会是什么模样,忙悄悄地拿出照相机,调好光圈快门,准备着……一会儿,也许是母亲的第六感告诉她屋里来人了,她慢慢地转过身来,突然发现我就站在面前,她立刻眼睛一亮,呻吟之声戛然而止,缺了一颗门牙的嘴巴欣喜地张开,向我灿烂地笑起来:“崽,你来啦!”母亲忽然绽开的笑容一下子把我惊呆了——垂垂老矣的母亲、刚刚还在呻吟的母亲,怎么一下子就判若两人?而且笑起来竟是那样如沐春风!我立即按下快门,定格了母亲的笑容。

照片冲印出来以后,曝光不是很理想,母亲的面容也有一点模糊,这是因为使用胶片照相机,房间光线暗以及母亲忽然转身时动态拍摄的缘故,但我却珍爱这张即时而拍的、展示着母亲笑容的照片。它是那样真实,那样亲切,那样拨动我的心弦!它让我知道,不管儿女多大年龄了,在母亲那里,永远是孩子。

果然,在我们“强迫”母亲做了一次、也是人生中唯一一次全面体检后,确诊母亲患上了晚期的不治之症。难怪母亲在“人后”的呻吟是那样的痛楚,那样的频繁,那样令人心碎。

拍摄这张照片后第二年的5月20日,母亲就去世了,迄今21年。今年,是母亲出生103周年。母亲节前夕,我又捧出那张珍藏已久的——展现母亲在最后的岁月里微笑的照片,仔细端详。当年母亲回转身时的笑容,仿佛就在眼前;那一句“崽,你来了”的声音,又在耳旁响起,泪水渐渐溢满了我的眼眶。

(作者:王彦宏 68岁 醴陵市碧山花园)

诗词欣赏

母亲颂

白发苍苍一老娘,一家每日挂心肠。持家勤俭忙昼夜,难报春晖泪满眶。

勤劳贤淑世无双,泽被子孙如大江。梦里常闻娘燕子,仁心似海永难忘。

阴阳两隔可相逢?昨夜梦中见母亲。关切温柔如往日,醒思恩泽泪盈襟。

(作者:何惠明 64岁 天元区香山美境小区)

母亲老了

今天的节日,或许你本已忘了,可商家和手机消息却早早地提醒你,准备一份礼物和问候,感恩母亲。

商场里热热闹闹,朋友圈里晒着合影,是呀,母亲节是快乐的节日。红包、祝福、礼物、美食,都能让我们欢度节日,可为何只要想到一个为你的成功而展现的笑容、一个在批评、教训你时跟着流泪的脸庞、一个在家里家外忙碌了一生的女人,如今渐渐弯下腰、驼了背的背影,就红了眼眶呢?

因为你不知道,母亲老了。

她的老去,在你越来越忙的社会生活中,在你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之后,在你突然发现的一根白发、一张泛黄的旧照或一页住院通知单里。

即使母亲老了,我们也依然拥有撒娇、任性的权利。所以这个节日里,说不出的那句“我爱您”“谢谢您”,可以换作搂一搂妈妈的肩膀,餐桌上喝一杯“妈妈辛苦了”的好酒。

今天的报纸,乐活小编们希望以安静的情感交流呈现母亲节的祝福。

我们请不同年龄的读者说一说母亲的故事,以此表达感恩。这些感恩没有形式,这份情感由数不尽的细节织就。比如在物质条件千差万别的年代,母亲对孩子们与家庭的爱,未减分毫;比如有人谈起母亲,是一桌美味菜肴,那是乡愁,而乡愁就是妈妈;还比如,有人在人生的重要关口,与母亲并肩走过株洲大桥,聊着过去、当下与未来。

如今,大桥依旧,湘江依旧,年轮转了几圈,母亲的叮嘱与爱依旧……(凌晨)

母亲节策划:乐活编辑部
版面设计:胡兴鑫



初夏风韵将显

接下来几天,株洲将会断断续续地下雨,在雨水的滋润下,城市里的花草越来越茂盛,有时会让你觉得,一夜之间它们又长高了一大截,街边的树荫也越来越重。

云朵遮挡住阳光,雨滴拽落了气温。因为下雨,未来两天,市区最高气温只有24℃,依然是很凉爽的春日感觉。但是,这份凉意很快会“坚守”不住,下周三开始,阳光透过已经越来越薄的云层向大地传送热量,最高气温将至30℃。

“三”字打头的气温,看看都让人觉得透出一股

今天天气 明天天气 后天天气
多云转阵雨 大雨转小雨 阴天间多云
18—20℃ 19—24℃ 20—29℃

(环境监测中心站、市气象台11日16时发布)

热气,夏天就要来了。这时,我想起了王安石的《初夏即事》:“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阴幽草胜花时”,这句诗描绘初夏时节,晴朗的天气和暖暖的微风催生了麦子,麦子的气息随风而来。碧绿的树荫,青幽的绿草远胜春天百花烂漫的时节。

春花和夏草到底哪个更美?也许你心中也很难给出答案。今年春天的美你应该已经领略过了,接下来就来感受王安石笔下初夏的风韵吧。

(记者 王娜)

导读

母亲身体健康
是对子女最少的麻烦

» A05

这么多国家,都把中国
造印在钞票上!

» A06